

张伟平把张艺谋带入商业时代



黄晓阳 著
华夏出版社友情推荐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武则天》是张艺谋所有影片运作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持续了五六年时间。在明确宣布和巩俐分手之后,张艺谋不仅没有下令停止这项工作,甚至希望这个编剧小组加快工作速度。直到最后张艺谋宣布放弃这一计划时,大家才彻底明白过来:在张艺谋心里,巩俐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人物纪实

谈到《有话好好说》,就一定要介绍张艺谋电影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张伟平。

张伟平祖籍山东,1958年出生于北京,比张艺谋小7岁。20世纪50年代末,张伟平的爷爷奉调前往沈阳军区任职,将只有几岁的小伟平也带过去了。从此,张伟平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沈阳军区大院。在这个大院里,张伟平处处受到照顾,也多少养成了一点干部子弟的习气,喜欢当老大。

1978年,20岁的张伟平顶了母亲的职,成为北京市第四医院的药剂师,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才看准一个机会进入西门子公司,担任行政部经理一职,月薪960元外汇券,一跃成为中国首批高薪阶层。没过多久,全国掀起了全民下海热潮。张伟平也离开了西门子公司,和哥们儿建起食品生产工厂。后来张伟平又投身房地产。此外,由于他在医药行业干了10年,对这个行业极其熟悉,他又做起了医药生意。这些生意给他带来了巨额收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伟平已经在演艺圈活动。据说,他每年的生日已经有影视明星出席聚会了。这个时期的张艺谋,作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借用人员,原本应该更多待在西安,可实际上由于和巩俐的特殊关系,他待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一些。

198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张伟平和太太张京一起参加了北京影视圈的一个聚会,张艺谋和巩俐也出席了。张京是巩俐的超级大影迷,见到自己心中的偶像,张京竟然将丈夫扔在一边,和巩俐聊了起来。落单的张伟平和张艺谋因此开始有

一句没一句地搭话。

饭后张艺谋有事要先走,张伟平也不想在此多待。当时的主持人得知张伟平也要走,出于对大导演的尊重,建议请张伟平送一送张艺谋。于是,张艺谋坐上了张伟平的夏利车。北京实在太大了,即使坐着小汽车也要跑几十分钟。两个大男人坐在车上不可能不说话吧,不说话就太尴尬了。极善交际的张伟平立即找到了张艺谋感兴趣的话题,即电影。谈起电影,张艺谋滔滔不绝,让张伟平这个对电影所知不多的人大为叹服。

10天后,巩俐告诉张艺谋,张伟平请她和张艺谋去他家吃饭。张艺谋原本最不善于应付这类交际,可张京是巩俐的粉丝,张伟平又是一个极其豪爽的人,他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在这次饭局上,张伟平问张艺谋:“川鲁粤,你喜欢什么口味?”张艺谋说:“羊肉泡馍最好。”张伟平可是京城著名的美食家,吃遍了京城大小餐馆,他向张艺谋介绍各地菜式的特点和味道,希望改变张艺谋对中国美食的执拗看法。可这一招对张艺谋完全不起作用,他仍然认定自己最喜欢吃的家常菜是面条,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羊肉泡馍。张伟平却一定要让张艺谋知道什么叫美食。他当即和张艺谋约定,要带着他吃遍北京。

此后的一段时间,张伟平果然一再给他打电话,今天带他去这里,明天带他去那里,几个月下来,还真将北京各大名餐饮店吃了一遍。事后,张伟平问张艺谋:“你还觉得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是羊肉泡馍吗?”几个月的实践改变了张艺谋的看法,他告诉张伟平:

“羊肉泡馍确实不是最好吃的,但我就是喜欢。”至此,张伟平改变张艺谋美食观念的努力算是成功了,可改变他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执拗性格的努力却宣告失败。当然,这一段的频繁接触,也使张伟平收获了另一件东西,那就是和张艺谋的友谊。

张伟平和张艺谋的交往,与巩俐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但男人之间的友谊,即使起始于女人也一定会超越女人。1995年张艺谋和巩俐分手,却没有因此影响到两人的友谊。

接下来,筹拍《有话好好说》。张艺谋找到的海外投资商最初同意投资,是因为认定此片仍然由巩俐担纲,票房定然会有巨大收获。当这部戏正式进入开拍阶段,投资方看到女主角不是巩俐,立即改变了主意,将原计划投入2600万元砍了一半。不久,降到了1000万元。此事对张艺谋打击巨大,他还想继续努力一把,将原投资额争取回来。不料,他们不仅不肯追加投资,甚至再一次将资金缩减,由1000万减少到了600万。至此,张艺谋总算明白了一件事:他们不想拍这部电影了。

1996年3月的一天,张伟平约张艺谋吃饭。坐下来后,张伟平立即以商人的敏锐发现张艺谋愁眉不展。张伟平问:“老哥,你怎么啦?”张艺谋说:“《有话好好说》可能要搁浅。”张伟平问:“遇到什么问题了?”张艺谋说:“投资方对这部电影没有信心,解约了。”张伟平松了一口气,拍着张艺谋的肩膀说:“我以为是什么难题呢,所有问题,最容易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你说吧,你需要多少,我

来投资好了,不就是钱吗?”

张艺谋瞪着眼睛看他,半天没有说话。张艺谋也知道,张伟平的生意做得很大,但到底有多大,他心里没底。他说:“这可不是好玩的,你得考虑清楚。”张伟平极其豪爽地说:“不就是钱吗?不用考虑了。你说吧,要多少钱?”张艺谋说:“2600万。”

张伟平突然笑了起来:“才2600万?我还以为要2600亿呢!你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挪挪,保证不耽误你的拍摄计划。”张艺谋说:“要不,明天我把剧本拿给你看看?”张伟平说:“不用看了,你是专家,我相信你。”

由此开始,张伟平成了张艺谋的投资人,此后所有张艺谋的电影均由张伟平投资。张伟平并不熟悉电影这个行业,他是看中了张艺谋这块金字招牌才投进来的。如果说张伟平将这笔钱投下就撒手不管了,也不是事实,毕竟260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偶尔,他会在做其他生意的间隙,跑到片场来看看,甚至还忍不住手痒,玩一把票。电影中演赵小帅的姜文被刘德龙请的打手痛揍了一顿,打手之一便有张伟平。可电影拍完了,关于发行的事,张伟平却只字未提。

张艺谋倒是急了,对他说:“咱们下一步怎么走?”张伟平有些摸不着头脑,问道:“什么下一步?”张艺谋说:“电影发行呀。发行都是由投资方负责的,这方面我没有资源。而且电影是由你投资的,版权属于你,自然也应由你来洽谈此事。”

谈发行?不就是做生意吗?这个张伟平内行。当时有一家法国电影发行公司前来洽谈,

对方开出的条件还不错,但因为不熟悉张伟平,一开口又发现他是个大外行,言词之间便多少有了点轻视。张伟平哪里受得了这个?几句话就和人家闹翻了。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家国内的发行公司,首期拿到了800万元。据后来透出的消息,人家拿着这部电影卖了4600万。可国内的发行商和国外就是不同,做的往往是一锤子买卖,第一期付过,你永远别指望有后续。为此,张艺谋极为不安。1000多万呀就这么打水漂了,换个人,肯定要去跳楼。张艺谋颇为内疚地对张伟平说:“兄弟,对不起!”

“是兄弟就别提这个。”张伟平说:“这事儿丝毫都怨不得你,是我犯了商家大忌,做了不熟的行当。老哥,你放心。我张伟平好歹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就是亏了点钱吗?这次亏了,咱下次赚回来。我已经决定了,以后你也不必操着心去找什么投资商了,只要是你的电影,都由我来投资。发行工作由我来搞,我要组建一个班子,我就不信我玩不转这个!”

1997年,由张伟平投资1000万元注册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正式挂牌。从此,张艺谋电影开始进入商业时代。

1997年前后,张艺谋接连拍了几部小制作,其中《一个都不能少》很可能是张艺谋电影史上投入最少的影片。仅仅一部电影,张艺谋就为张伟平收回了在《有话好好说》中的全部亏损。最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张艺谋的能力,至此,再没有人怀疑张艺谋的非凡能力——将石头变成金子的能力。

游戏自动射击程序是在爱情刺激下产生的



尚尔凡 任卫军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两位作者结合在北大、清华多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工作后的反思,向读者展现了顶尖高校内更加真实、丰富的象牙塔生活。本书将带你走进北大、清华,让感人的经历激励你,鲜活的人物感动你,珍贵的体验启发你,幽雅的风景陶醉你。书中更教给你一种面对学习、面对竞争时积极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

[上期回顾]

刚刚步入清华园的同学们,都清楚身边的竞争对手不是“好惹”的,所以,只有一条路——玩命学习!于是就有了以凳当椅,把腿坐麻的好学生;有了为抢座位,拿教学楼的看门师傅当明星的好学生;也有混进北大教室去上自习的学生。

热点关注

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的差距

我还记得自己在清华上的第一堂微积分课:老师飞快的讲课速度,让自己30分钟就晕菜了,然后坚持听了1个小时天书,麻木地跟着老师的书记笔记。下了课,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上自习。其中一位听着MP3,跟着音乐节奏点着头,抖着腿,不一会就把作业做完了。我连讲课内容在书上的位置还没找到。当时自己很郁闷:人和人差距咋就那么呢?

但回想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北京孩子,当初考上清华就比人家低了几分,现在更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一个年级十几名和人家省十几名的真实差距到底有多大。

面对身边绝顶聪明的学生们,我不时地在思考:为什么他们一直能学习这么好?差距究竟在哪里?

经过七年清华学习的思考,我终于体会到,和这些好学生的差距在哪里:好学生在第一次接触新知识时,就能有效地掌握知识,而且是想方设法在第一次学习时就当场学会,不返工、不重复。这种对知识一次性到位的理解能力,是普通学生在之后多次的反复做题、练习后才达到的理解程度,而好学生在你还在捉摸旧内容的时候,又把知识更深刻的含义想明白了,最终造成了差距。

对于神童来说,确实不需要学习方法,一听就会,还要方法干啥?但即便是在清华里,这种“不学习”的神童数量也比较

有限,大部分人的智商还是属于常人可以接受范围内的。但越是这些和普通人差不多的好学生,越是有自己独到的学习方法。

“大熊”稳扎稳打进了年级前十

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和我一起考上了清华,虽然高中里的重大考试他都胜我一筹,但我对他最不服气。他人长得很蠢,体育课成绩从来都是班里倒数,同学都管他叫“大熊”。“大熊”做事也从来都是不紧不慢的,留的作业,每次都做得很慢,甚至连考试也经常做不完。但“大熊”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做了的题就基本上是对的,做题的过程也是记得滚瓜烂熟,而且很少粗心大意。不会的,人家就问,虽然有时候问的问题因为低级而把其他人鄙视,但是只要他把正确的记下了,就永远忘不了,也不会再在同一问题上犯错误。几次高考模拟考试,交卷时我眼看着“大熊”最后一道大题一个字没写,发了卷子居然是将近140分,就因为前面几乎没有出错。这么个脑子、动作都不快的同志,居然凭借他“熊”的速度,最后本科四年的成绩排在了清华某系的前十名。

不服不行,人家虽然没有我聪明,人家踏实,人家第一时间掌握住了该会的知识。反而是我平时学习耍点小聪明,以为自己都学会了,其实是当着“大熊”的面“狗熊掰棒子”了。

“大仙”爱憎分明是高手中的高手

虽然我对“大熊”一直不

服气,但我对本科班里的一位“大仙”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位大仙人聪明,胆子也大,从大一第二学期开始就经常不去上课了。每次下课了,他就问问我们,老师都讲哪里了,然后自己去去看。也从来不出去上自习,就在床上侧卧着看书。虽然不上课,但是每次都按时交作业,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防止自己走向堕落。

大仙每天早上10点来钟,太阳晃得睡不着了才起床,然后翻开书,从桌上随便找张纸,甚至是在报纸的白边上做草稿,开始学习。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每章讲什么呀?他告诉我,一般先把老师留的作业题过一遍,然后把书里的习题再过一遍,如果有老师没留过的题目类型,就再做一做。这样一章的内容差不多就掌握了,考试的话应该就不怕了。我又问他,那要是“正式”做作业的时候,你乱写乱画的东西给忘了怎么办?大仙说了,忘了更好呀,忘了可以重新想一遍,就记得更清楚了。大仙还半炫耀地向我灌输他的理论:作业这东西,最后动笔写在作业纸上,这份作业本身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宝贵的东西是你提笔之前的思考过程,该会的都已经留在你脑子里了。

很多基础课——数学、物理……大仙就这么学,经常是90多分,甚至考100分。

大仙面对一些不爱学的课,确实积极性差了点;但对于他感兴趣的,又是另一种精神状态。大仙特别爱做实验,加上他的智商天赋,动手能力非常强。一次做实验,我和大仙分到了一组。这个实验对我来说特

别难,对着实验要求、教材、原理图三样必读材料相面了好几天,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天我想找大仙讨论讨论,结果发现,一向不上自习的大仙一大早就背着包去自习室了,快熄灯了才回来。回来就抓住我一起讨论。本来我的想法是,按照传统的应试方法,先照着书上差不多的例子套着做一下,把实验结果做出来再说,原理图上看不懂的地方再慢慢想。结果大仙花了两天的工夫愣是对着别人都望而生畏的原理图把各个环节都想清楚了。他用了一条最直接、但最不容易成功的思路搞定了实验。大仙还教育我:“做这个实验这就好像爬山,你从坡度缓的地方登顶,需要时间长;我就要从陡的地方上山,别人看不懂原理图,我认准了我能看懂!这样只要登了顶峰就是捷径,而且说明我是高手中的高手!”

“大仙组合”学业和爱情分不请

大仙的状态是让我羡慕的,而更让我望尘莫及的是大仙组合。我身边有这么一对:男生是北方某省状元,女生和我一个年级,高考比我高了99分。男生身高1米85,女生只有1米5,男生长得白白嫩嫩,女生长得黑黑瘦瘦,还总是带着黑边的“好学生”眼镜。起初看到两个人走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好笑,尤其是手拉手的时候,就像大人领着小孩。但他们不在乎舆论,他们的志趣非常一致。一次我吃饭坐在他们旁边,听到他们饭间的“闲聊”。

男的说:“你知道吗?我今

天看到一个算法,效率比昨天看到的那种高了30%!”

“是吗?是吗?”女生非常激动,“仔细说说!”

男的说:“昨天的那个算法是先做的A运算,然后再做的B运算,最后做叠加;而今天看到的,没有做A运算,用了一种变形的B运算,然后直接作叠加,效率当然高了。”

“那算法里的数据是用什么格式表示的呢?”女生加了一口饭,又饶有兴趣地问道……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们玩游戏、打CS。女生一般玩射击游戏都差了点。为了讨好MM,男生在只学过C语言一门编程课的基础上,生生花了一周时间,到图书馆翻书、问明白人,生生编出了一个瞄准程序。进了游戏之后,鼠标能自动瞄准敌人,只要按开枪就能杀死敌人。这下可是大大取悦了MM,同时也激发了男生对编程的兴趣。于是这对神仙,决定参加几个月后的学校计算机编程大赛。这次比赛,本来是为了计算机选拔队员参加国际比赛的一次热身,结果这对大仙加上另一位编程爱好者,竟击败了多支专业计算机队员组成的队伍,得了清华编程大赛的第二名,这让搞计算机奥赛的同学们觉得很没面子。

正所谓知音难觅,这两个在各自高中恐怕无法和周围同学找到共同语言的学生,终于在大学里找到了自己的“神仙伴侣”。如今两个人又一起远渡重洋,到了美国一起攻读博士。更难得的是,两个人竟然是在一所大学、一个实验室里。